

百花洲文库

燕子龕詩

苏曼殊著 施蛰存辑录

BAIHUAZHOUWINKU

江西人民出版社

122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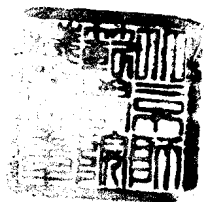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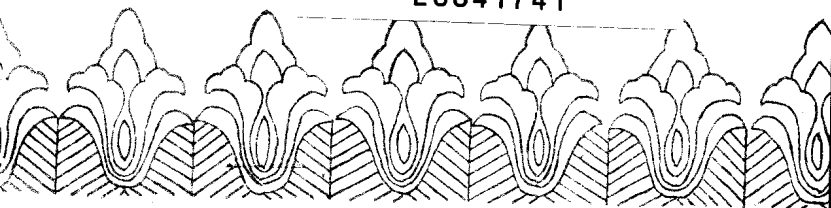
燕子龕詩

苏曼殊 著
施蛰存 辑录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1741



江西人民出版社

841741

百花洲文库

(第一辑)

燕子龕诗

苏曼殊著 施蛰存辑录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889 字数5.5万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0110·199—⑦ 定价：0.26元

《百花洲文库》创办缘起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业已解除，古今中外各种图书竞相出版，百花齐放，形势喜人。我社在编辑出版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之余，决定再着手编印《百花洲文库》，不仅仅是为了给出版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春光中再奉献一束鲜花，更主要的是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在绚丽多姿的园圃中弥补某些空白与不足。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史料，是文艺工作者借鉴、参考和究研的对象；但有关书刊多已绝版，解放后幸存的一部分，在十年内乱中又几乎销毁殆尽；而这方面的图书目前重印的并不多。

古典文学方面，《全唐诗》、《全宋词》等，多是整部发行，定价昂贵，非一般读者所能买得起；而唐诗、宋词、元曲的大部分作家的别集、专集，至今单行本供应甚少。许多值得重印流通的初刻木版本图书，也尚未铅印出版。

外国文学的介绍，近来盛况空前，但选材不是倾向于巨著，就是着眼于推理小说一类的“畅销书”。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合理要求，我们拟以新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三方面为主要内容，精选书目，以统一的版本，适合一般购买力的定价，提供一套《百花洲文库》。

新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先重印一些“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优秀文学创作及论著。

古典文学方面，我们计划选印一些篇幅不多的诗、词、戏曲、散文的专集、别集，侧重于以前没有单行本的著作。此外，也将编印一些古典名著注释本。

外国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同时编印一些短小精炼的文学名著的译文和重印一些旧有的优秀译本。

收入《百花洲文库》的作品，凡属旧书，此次编辑重印，一般均由原作者、译者新写序跋，重加修订；凡属新作、新编、新译，则从名家著作中精选。

《百花洲文库》以十种为一辑，每种十万字左右；每辑同时出版，可以合购，也可以零售。

出版这样的文库，我们还没有经验，欢迎广大读者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好。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三月

引 言

苏曼殊是辛亥革命(1911)前后最为青年热爱的诗人。他是南社社员。他的诗大多发表在《南社集》上,为数不多,但每一篇都有高度的情韵。当时我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的诗,我几乎每一首都背诵。后来,年龄逐渐长大,浪漫气份逐渐消失,对诗歌的爱好逐渐转变方向,苏曼殊的诗也逐渐被遗忘了。

但是,一直到三十年代,苏曼殊的诗始终为青年人所热爱,当时,曾印行了好几种版本的苏曼殊诗,甚至有了苏曼殊的全集。从抗日战争开始至今四十年间,没有印行过苏曼殊的诗,旧有的印本,也大多毁失,极少流传。于是,苏曼殊也被现代青年人遗忘了。

一九七二年,我在很孤寂无聊的时候,忽然得到一本柳亚子印的苏曼殊诗集《燕子龕遗诗》。重读一遍,好象遇到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竟使得我恢复了青春。于是开始搜觅并抄录集外的诗,编为一卷。又从《南社集》及其他文献中汇抄了当时许多诗人所作的有关曼殊的诗,也编为一卷,作为附

录，标题仍为《燕子龕诗》，放在书架上，随时吟咏，借以解闷销愁。

最近，我这个“秘本”被一位青年朋友发现了。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一直在找苏曼殊诗，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谁知今天意外地碰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下他坚决要把这小抄本借去，预备自己抄一本。我说：“不必了，抄一遍也费事，还是找个机会把它印出来罢。”

这就是我把这本书交给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因缘。我在一九七三年写的跋文里说，现代青年人不会喜欢苏曼殊的诗了，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不会和苏曼殊的感情共鸣。可是，现在居然有一位青年，却一直在找苏曼殊的诗。这样看来，也许这本书印出来之后，还会吸引许多爱好诗歌的青年。对于一些中年人，或者也可以供给他们补读以前未见之书。

我这个抄本，原来还抄存了许多序文，现在删去了一些，只保留了一篇王德钟的序，这是《燕子龕遗诗》的原序。另外保留了柳亚子的《曼殊新传》，这是最详尽的一篇苏曼殊的传记。我自己的两篇跋文，也保留着，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编辑经过。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 施蛰存

01-37/24

目 录

引言·····	施蛰存
曼殊新传·····	柳亚子（1）
燕子龛遗诗叙·····	王德钟（8）
上卷 燕子龛诗九十九首 ·····	（10）
下卷 诸家投赠、唱和、题画、哀悼诗一百 六十八首·····	（38）
跋一·····	施蛰存（96）
跋二·····	施蛰存（97）

曼殊新传

柳亚子

余曩草《苏玄瑛传》，荒略过甚，意不自嫌，屡思改撰，卒卒未果。偶检旧篋，得日本僧飞锡所为《潮音跋》，叙述玄瑛家世，乃与平昔所闻大异。跋为玄瑛手书见畀者，宜无刺谬。又有说部《断鸿零雁记》，世称玄瑛自传，虽寓言十九，亦颇资节取。因穿穴之为新传，而余杭章氏所撰《曼殊遗画弁言》，亦间及焉。不足，则取资于玄瑛书札之属，暨余所亲知灼见者。庶无俗语不实，流为丹青之憾焉。传曰：

苏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详其姓。母河合氏，以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于江户。玄瑛生数月而父歿，母子茕茕无所依。会粤人香山某商于日本，因归焉。苏固香山巨族，在国内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归国。时玄瑛方五岁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见容于苏

妇，走归日本。玄瑛依假父独留。顾苏妇忌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异类，群摈斥之。卒分资遣就外傅于香港，从西班牙罗弼氏庄湘处士治欧洲词学，庄湘颇善视之。学二载而假父亦歿，复返于家。则苏妇遇玄瑛益虐。虽河合氏自日本邮致金币，亦为所干没，且扬言河合氏已葬鱼腹。由是玄瑛辗转贫困中。

年十二，遂为沙门。始从慧龙寺住持赞初大师披剃于广州长寿寺，法名博经，号曰曼殊。旋入博罗，坐关三月，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嗣受曹洞衣钵，任知藏于南楼古刹。亡何，以师命归广州。乃东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学泰西美术于上野二年，学政治于早稻田三年，一无所成。复南归岭海，居虎山法云寺久之，寻辞师东行。清使汪大燮以使馆公费助之学陆军，八阅月，卒不屑。会拒俄事急，乃列名于军国民教育会，编入义勇队，声誉鹊起矣。

既倦游返国，主讲长沙实业学堂。参拜衡山，吊三闾大夫，登祝融峰，俯视湘流明灭，引黄龙大师语，作画示老僧。后赴苏州，任吴中公学教授。继至沪上，从陈独秀、章士钊游，为《国民日报》翻译，译法人器俄书：曰《惨社会》，刊诸报端。值报馆被封闭，侘傺无所归。旋游香港，遇故师庄湘，欲以女雪鸿妻玄瑛。玄瑛垂泪曰：“吾证

法身久，辱命奈何？”庄湘为整资装，遂之暹罗盘谷，居龙莲寺，随乔悉磨长老究心梵章。时民国纪元前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矣。

甲辰，主讲盘谷青年学会。旋赴锡兰，驻锡菩提寺。暹罗古称扶南，锡兰则法显《佛国记》所谓狮子国也。乙巳，之秣陵，主讲江南陆军小学，识丹徒赵伯先。后渡湘水，作画寄所眷南都伎人金凤，谓宁使殷洪乔投向石头城下耳。丙午，居长沙永福寺，主讲明德学堂。旋之芜湖，主讲皖江中学，识怀宁邓绳侯。丁未，在日本，从章炳麟、刘师培游。著《梵文典》八卷，自为序。师培为《天义报》，倡无政府主义，邀玄瑛同居，刊其画于报端。师培妇何震则从玄瑛习绘事，号称女弟子。震为玄瑛辑画谱，玄瑛自有序，河合氏暨炳麟为序，震为后序，将付梨枣。又思刊布《梵文典》，印度波迦罕学士暨炳麟、师培为序，震为题偈，陈独秀为题诗。顾二书咸未及刊成，仅于《天义报》载其序跋诸作而已。戊申，刊《文学因缘》成，自为序。之西湖，居雷峰塔下白云庵。旋至沪上，会池州杨仁山居士方创祇垣精舍于秣陵，招玄瑛及李晓暾为讲师。玄瑛尽瘁三月，得唾血疾。东归，随河合氏居逗子樱山。循陔之余，唯好啸傲山林。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

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己酉四月，译《拜轮诗选》竟。为梵学会译师。交游婆罗门忧国之士，捐其所有旧藏梵本。与桂伯华、陈独秀、章炳麟议建梵文书藏，人无应者，卒未成。

初，玄瑛之居东也，与章炳麟、刘师培最交厚。寻章刘以私憾失欢，师培夫妇颇迁怒玄瑛。及师培为中谗事发，众论哗然，独玄瑛皎然物外，不可得而磨涅也。是年秋，复居西湖之白云庵。有以师培事为流言构难者，玄瑛惶然走沪。遂南巡星加坡，值庄湘处士及其女雪鸿于舟次。玄瑛卧病南洲，雪鸿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轮遗集一卷、曼陀罗花共含羞草一束相贻，且殷殷勸以归计焉。玄瑛旋之爪哇，主讲惹班中华会馆。庚戌，始游梵土，居中印度芒碯山寺。辛亥夏，归日本，诣王父墓所。会其远亲金阁寺僧飞锡为删订旧著《潮音集》，与莲华寺主刊印流通，囑玄瑛重证数言。玄瑛曰：“余离绝语言文字久矣，当入邓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无饶舌。”时玄瑛年二十有八也。

寻复渡爪哇，译《燕子笺》传奇为英吉利文。甫脱稿，庄湘为题词，雪鸿携之玛德利，谋刊行于欧土。玛德利者，西班牙都城也。既闻汉土光复，致书友人，有云：“迺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又云：“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

题诗。遥知公等此时乐也。”其兴会飙举如此。

元年壬子春，归主沪上《太平洋报》社笔政，取旧著《断鸿零雁记》刊布之。由是往来中日二国间，无复万里投荒之感矣。自言有无题诗三百首，索阅乃弗肯出。又言将重译《茶花女遗事》，亦未见其属稿也。是年冬，至安庆，主讲高等学校。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惟岁晚由携李入吴江之舜湖，一探胜迹而已。二年癸丑夏，重游舜湖，爱其风景秀逸，居久之。旋过苏州，主滚绣坊郑氏。与郑桐荪、沈燕谋共编《汉英辞典》，历四月而毕事。其书后为刘成禺持去，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欲东游泰山，及赴安庆迎江寺应拂尘法师之招，均不果行。是年十二月，复东渡。

玄瑛体弱善病，而食欲亢进。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以是恒得洞泄疾，旋愈旋作。自甲寅以还，辄东居养痾。亦间为说部，刊诸报章杂志。七年戊午，卧病沪上金神父路广慈医院，竟不起。时太阳历五月二日也。年三十有五。番禺汪兆铭经理其身后事。吴江陈去病为营葬杭州西湖孤山。玄瑛歿时，河合氏犹健在。姊榎本荣子，日本商人妇。义妹蕙子。初，玄瑛在粤，假父为聘女，名曰雪梅。假父死，女家绝玄瑛婚，雪梅佗僚死。既东归，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静子嫁玄瑛，

亦未果。

玄瑛独行之士，不从流俗，奢豪爱客，肝胆照人，而遭遘身世，有难言之恫。绘事精妙奇特，自创新宗，不依傍他人门户，零缣断楮，非食烟火人所能及。小诗凄艳绝伦。说部及寻常笔札，都无世俗尘土气。殆所谓“却扇一顾，倾城无色”者欤？遗著之可考见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梵书摩多体文《沙昆多罗》、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译》及《旅程图》、《泰西群芳名义集》、《泰西群芳谱》、《埃及古教考》、《粤英字典》、《汉英字典》、《无题诗三百首》、《人鬼记》、英译《燕子笺》、《曼殊画谱》、《女子发髻百图》，均不见传。传者《岭海幽光录》、《燕子龕随笔》、《惨世界》、《婆罗海滨遁迹记》、《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文学因缘》、《拜轮诗选》、《潮音》、《汉英三昧集》十余种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有蔡哲夫辑《曼殊上人墨妙册》，王德钟辑《燕子龕遗诗》，冯秋雪辑《燕子龕诗》，沈尹默辑《曼殊上人诗》，周瘦鹃辑《燕子龕残稿》，段庵旋辑《燕子山僧集》，卢冀野辑《曼殊说集》，光华书局辑《曼殊小说集》，柳无忌辑《曼殊遗著两种》、《苏曼殊诗集》、《苏曼殊全集》，今并行于世。

柳无忌曰：“世以玄瑛父震旦而母蝼夷，方诸郑延平，谓文事与武功足以相埒也。余详考其身世，则有相刺谬者。或有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迹，而暴露于身后，虞有唐突之嫌，非所以忠亡友。余曰：不然，史以昭实，不实奚史？传犹史体也，何讳之有？且考诸典籍，金日磾以胡人归化，不失为汉名臣，范希文随母改适张氏，不失为宋大儒。此在曩昔，犹视为故常；况居今日瀛海棣通，文明渐进之世耶？于玄瑛诚奚病焉！于玄瑛诚奚病焉！

（一九二八年八月写定）

燕子龕遺詩叙

呜呼！近代诗道之宗尚，诚难言矣。所称能诗者，争以山谷、宛陵、临川、后山为归。自喜寄兴深微，裁章闲澹，刊落风华以为高，然仅规抚北宋之清削，而上不窥乎韦孟之门者，则蹇涩琐碎之病作焉。自古作家，珥珥钗钿之词，苟其风期散朗，无伤大雅，在所不废。今固亦有二三巨子，力武晚唐，以沉博绝丽自雄。顾播刊所见，隶事伤神，遣词伤骨，厥音靡靡，托体犹远在《疑雨》之下，宜乎《玉台》、《西昆》见诟于世哉。呜呼！于是而苏子曼殊之诗，可以徂百代已。曼殊天才绝人，早岁悟禅悦，并邃欧罗巴文字，于书无不窥。襟怀洒落，不为物役，洵古所云遗世独立之佳人者。所为诗葳丽绵眇，其神则褰裳湘渚，幽幽兰馨；其韵则天外云璈，如往而复，极其神化之境。盖如羚羊挂角，而弗可迹也。旷观海内，清艳明隽之才若曼殊者，殆未有匹焉。玄岁，春尽夕，分湖柳安如过

予夜饮，尝相与论曼殊诗。越旬日，忽闻曼殊客死海上，予则为诗四章吊之。曼殊万里担经，飘流异域，识当世贤豪甚众，孑然靡所假益。病骨支离，曾谓身世有难言之恫，殆深抱幽忧之疾者。学道无成，而竟中年殒殒，可慨也夫。予以诗道之垂熄，乃益悼曼殊而弗能置矣。安如以予为知曼殊诗者，属纂辑其遗著。曼殊诗多放失，存稿至鲜。略为选别，得七言绝句六十有一首，五言绝句四首，录为《燕子龕遗诗》一卷。但其作诗年月，莫获详其先后，颇憾排比失序。曼殊好为绝句，他诗未之多见。译诗别有刊本，兹不羈入。斟写既毕，赘其卷首如此，以待后贤论定焉。

己未岁六月，青浦王德钟、穆堂叙于海上倦登楼。